

## 论清代古音学的审音派

有清一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全面发展、提高的阶段，文字、音韵、训诂三大部门都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古音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即将古音研究引上科学道路，建立一个科学的古韵体系。这不仅使音韵学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文字、训诂之学的深入发展，解决了经学中许许多多的疑难问题，从而推动了整个清代语言学的变革和繁荣。清代古音学家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一直为今人所继承与发扬。

杰出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 1613—1682 是清代语言学、同时也是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人。他根据《诗经》等先秦两汉韵文用韵与形声字等材料 离析《唐韵》 分古韵为十部 并将入声韵配入阴声韵部（第十部收闭口韵除外）。此后，清代古音学家由于考察古音的角度与运用的手段不尽相同，又分为考古与审音两派。顾炎武是人们公认的考古派的创始人。其后的代表人物有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朱骏声、章炳麟诸家。

而审音派的创始人是谁？其代表人物，除了戴震、黄侃，清代古音学家中还有无其他有成就、有影响者？对此，现代音韵学家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早期和后期的观点也不一致。例如王力先生。他在三十年代发表的《古韵分部异同考》一文中提到：“诸家古韵分部，各不相同；大抵愈分愈密。鄙意当以王念孙为宗；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严可均、江有诰、朱骏声、章炳

麟、黄侃亦皆有独到处。顾、段、孔、王、严、朱、章为一派，纯以先秦古籍为依归；江永、戴、黄为一派，皆以等韵条理助成其说。江有诰则折中于二者也。”<sup>①</sup>但他在六十年代讲授、八十年代初重写的《清代古音学》中又说：“我曾经把清代古音学家分为考古、审音两派：顾炎武为考古派，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章炳麟继其后；戴震为审音派，黄侃继其后。我自己原属考古派，后来变为审音派。人声独立是审音派的标识。”又加“脚注”云：“江永考古、审音并重，不属于任何一派。”<sup>②</sup>

问题的关键集中在：江永是不是清代审音派的创始人？戴震之后、江有诰能不能称得上审音派？近年发表的论著中仍存在分歧的意见。这可以何九盈、陈新雄两位先生的著述为代表。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5）说：“研究上古音的人都承认：江（永）戴（震）是审音派，段（玉裁）王（念孙）是考古派。”长于“审音”，正是江永的特色。”<sup>③</sup>而陈新雄在《黄侃的古音学》一文中说：“清代古音学主要以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人所代表的考古派为主，而这一派集大成的应该是章太炎先生。审音派自戴震以后，即未再发展，直到黄侃出，始受到肯定，故在古音学的研究上，黄侃应该是民国以来审音派的开创人。”<sup>④</sup>（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下同。）

看来，这种意见分歧的核心是如何划分审音派与考古派。审音的标准是什么？如上文所引，王力先生提出“人声独立是审音派的标识。”这是很概括的提法。但是，我认为，人声韵配入阴声韵部，还是独立出来，与阴声韵、阳声韵三分，仅仅是两派在古韵分部上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其实质，则是能否运用等韵学原理与今音学的知识，对古韵进行等呼即洪细开合的分析，以考察其配合关系，

并把古韵看作一个系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古韵体系。循此标准，戴震的老师江永（1681—1762）毫无疑问属审音派，而且是清代审音派真正的创始人。因为首先江永著《古韵标准》一书继承顾炎武离析唐韵的观点方法而又有所发展，在古韵分部上，不仅认识到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密切关系，而且能从系统性看问题，提出“数韵共一入”的主张。江永在顾氏古韵十部的基础上，增为十三部的同时又分出八个入声韵部。他说：“（顾氏）《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其分配入声多未当。此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每与东原叹惜之。今分平上去声皆十三部，入声八部，实欲弥缝顾氏之书”。<sup>⑤</sup>这八部入声即第一部（相当于后代古音学家所分的屋觉两部）第二部（质物）第三部（月）第四部（药铎）第五部（锡）第六部（职）第七部（缉）第八部（叶），应当承认，古音入声韵独立成部，是江永的重要创见。后来戴震进一步更明确地建立了一个九类二十五部的阴、阳、入三分的古韵体系，显然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和启发。

其次江永精于等韵学，著有《音学辨微》对“等呼”做了简明而科学的解释。他说：“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也”。<sup>⑥</sup>又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sup>⑦</sup>江永确是一位精通古代语音学的等韵学家。因此，他能创“侈弇”（即洪细）学说对古韵进行辨析，并运用到古韵分部上去，就不足为奇了。例如他在分立舒声第四（真）第五（元）部时指出：“自十七真至下平二仙凡十四韵，说者皆云相通，愚独以为不然。真諄臻文殷与痕为一类，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仙为一类，口侈而声大，而先韵者界乎两类之间，一半从真諄，一半从元寒者也”。<sup>⑧</sup>又如他在区分第十二部（侵）和第十三部（谈）的说明：“二十

一侵至二十九凡九韵，词家谓之闭口音，顾氏合为一部。愚谓此九韵与真至仙十四韵相似，当以音之侈弇分为两部。神珙等韵分深摄为内转，咸摄为外转是也”。<sup>⑧</sup>意思是第十二部音弇，属深摄内转；第十三部音侈，属咸摄外转。这里还附带地提出关于内外转的不同也是由于发音的弇侈有别的独创性的解释。

通等韵就是善审音，从音理上，从语音的系统性上看古音，即能站得高，看得全。所以江永说：“音学须览其全，一处有阙，则全体皆病”。<sup>⑨</sup>此乃至理名言。

第三通“今音学”掌握了切韵音系。顾炎武虽已认识到“沿流而溯源”并提出“借今音离合以求古音”的方法，但它的根据仍是先秦两汉韵文的用韵和形声字材料。他对今音本身并无深入研究和了解，相反感叹“今音行而古音亡”，于是错误地要“据古音以正沈氏唐人之失”。今音本是古音演变的结果。研究古音，需要利用今音以探求古音，而不能以古音去“订正”或曲解今音。江永是清代第一个重视今音研究的古音学家。他说：“韵书流传至今者，虽非原本，其大致自是周顛、沈约、陆法言之旧。分部列字，虽不能尽合于古，亦因其时音已流变。势不能泥古违今。其间字似同而音实异，部既别则等亦殊，皆杂合五方之音，剖析毫厘，审定音切，细寻脉络，曲有条理，其源自先儒经传子史音切诸书来。……今为三百篇考古韵，亦但以今韵合之，著其异同斯可矣。必曰‘某字后人误入某韵、混入某韵’。此顾氏之过论，余则不敢。今韵之有条理处，别有《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二书明之”。<sup>⑩</sup>《四声切韵表》是研究今音即切韵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还通过对今韵的分析以考察古音的异同，如江永所分古韵入声八部，与阴声平上去诸韵如何对应，则可从《四声切韵表》中以明之。即使阴声韵的分部，

有的也是通过古今韵的比较而考求出来的。如第六部（宵）与第十一部（侯）分为二类时，江永说：“此部为萧宵肴豪之正音，古今皆同。又有别出一支与十八尤、二十幽韵者，乃古音之异于今音，宜人第十一部。本不与此部通，后世音变始合为一。顾氏总为一部，愚谓不然，此部之音，口开而声大，十一部之音，口弇而声细，诗所用，画然分明”。<sup>⑩</sup>江永将审音和考古结合起来，从幽部中分出宵部来是正确的，但又把幽部合于从鱼部中分出来的侯部，即幽侯并为一部则是错误的。这也是他的阴、阳、入三分及“数韵共一入”的相配关系出现混乱的一个原因。

但这是历史的局限，总的来看，江永是清代古音学中审音派的第一人，创始者，是当之无愧，无法否定的。而且“审音”和“考古”两个概念，也是江永首先提出来的。章炳麟早已指出：“自陈季立始明古今异音，顾宁人采三百篇为艺极，次明七国楚汉以下，逮于隋唐，善分兆而不明转变。陈迹具矣，无由观其会通，与夫范围而不过者，初明音理，自江氏始也”。又说：“江氏初为《古韵标准》，盖实与戴东原戮力，同入相配，已兆阴、阳对转之端，其后东原为《声类表》，传及淮岱，孔、拐约化其韵音，始采集为《诗声类》，然后繁音异读，各有友纪，此江氏造微之功，所以度越前修者欤！”<sup>⑪</sup>

由此可知，精通等韵和今音，能运用等韵原理，进行古今音比较即由今音上推古音，从系统上观察古韵，分立阴、入、阳三类韵部。这是审音派的本质特点，也是认定审音派的原则、标准。仅仅从是否能将入声韵独立出来，建立一个阴、阳、入三分的体系这一个标准，来区分审音派和考古派，是不够的，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实质。清初有个古音研究者，名叫柴绍炳（1616—1676）与顾炎武同时。他著《古韵通》分古韵为十八部。其中舒声十一部，他用“平

水韵”韵目即 1. 东冬江通, 2. 支微齐佳灰通, 3. 鱼虞尤通, 4. 真及文半通, 5. 寒删先元半通, 6. 萧肴豪通, 7. 歌麻通, 8. 阳庚半通, 9. 庚青蒸通, 10. 侵独用, 11. 覃盐咸通)入声七部即 1. 屋沃觉半通, 2. 质物屑半通, 3. 月曷黠屑通, 4. 药陌觉半通, 5. 锡职陌半通, 6. 缉独用, 7. 合葉洽通)。<sup>⑩</sup>柴氏此作, 原是为了解、归纳晋宋以前古体诗用韵而设, 采用宋人吴棫的“通”“叶”之说, 并不是“离析唐韵”的结果。他不明音理, 不懂等韵与今音, 谈不上真正研究古韵, 因而不会有人由于柴氏将入声韵独立出来, 而把他归入审音派。

江永之后, 戴震(1725—1777)才是审音派的杰出代表。他是其师《古韵标准》一书的参订者, 精于今音和等韵, 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审音, 继承并发展了江永的古音学说。这首先表现在, 对今音学很有研究。《改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是他的今音学成果, 它将《广韵》206 韵依四声排定, 订正其次序的错误, 并对各韵进行等呼的分析。他说:“郑樵本《七音》《韵鉴》为内外转图及元刘鉴《切韵指南》皆以声音洪细, 别之一二三四等列, 故称等韵。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 即外声、内声(开口呼至三等则为齐齿, 合口呼至四等则为撮口)。其说虽后人新立, 而二百六韵之谱, 实以此审定部分”。<sup>⑪</sup>这为清末陈澧的《切韵考》开了先河。当然, 戴氏研究今音对《广韵》音系“分类辨等”也和江永一样往往联系古音考察韵部的分合流变。

其次, 戴震通过审音, 进一步确定古韵阴、阳、入三分的体系。虽然他还没有使用“阴声韵”“阳声韵”的名称, 仍沿用江永的“有入(指阳声)与“无入(指阴声)的说法, 但实有阴、阳的概念。他说:“仆审其音, 有入者如气之阳, 如物之雄, 如衣之表, 无入者如

气之阴，如物之雌，如衣之里。又平上去三声，近乎气之阳，物之雄，衣之表；入声近乎气之阴，物之雌，衣之里。故有人之入与无人之去近。从此得其阴阳、雌雄、表里之相配”。并说，阴声与阳声“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sup>⑮</sup>这就是发展了江永的“数韵共一入”的理论，进一步揭示古韵的系统性。

戴震分古韵为九类廿五部，其入声九部完全独立出来，他说：“入声顾氏仅分屋质药缉四部，江君析质月锡职而四，析缉盍而二，故增多四部。今更析药铎而二”。<sup>⑯</sup>这九部入声即 1. 𠄎(铎)配阿歌、乌鱼) 2. 臆(职)配膺蒸、噫之) 3. 屋(屋、觉)配翁东、返侯) 4. 约(药)配央阳、天宵) 5. 庀(锡)配婴耕、娃支) 6. 乙(质物)配殷真文、衣脂微) 7. 遏(月)配安元、霰祭) 8. 邑(缉)配音侵) 9. 𠄎(叶)(配醺谈)。除第八、九两部仅与阳声韵相配外，其余七部均与阳、阴两类韵相配。<sup>⑰</sup>标目都改用影母字。这也是戴氏注重审音的一种表现。戴氏的舒声韵分部，大都承顾、江、段，他的贡献是从(衣、脂、微)部中分出一个霰(祭)部来。这也就是通过对入声韵配阴、阳的审辨之后而获得的结果。他说：“又六术韵字不足配脂，合质栝与术始足相配，其平声亦合臻諄始足相配，屑配齐者也，其平声则先齐相配。今不能别出六脂韵字配真臻质栝者，合齐配先屑为一部；且别出脂韵字配諄术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没为一部；废配元月，泰配寒桓曷末，皆配删黠、夬配山辖、祭配仙薛为一部，而以质栝屑隶旧有人之韵，余则隶旧无入之韵，或分或合，或隶彼或隶此，尚宣详审”。<sup>⑱</sup>其中分辨的质栝物迄没为脂微齐皆灰之入，月曷末黠辖屑薛为祭泰夬废之入，就是他在接受段玉裁的支、脂、之分立之后，又将段氏的第十五部(脂)分为(衣、脂、霰(祭)二部。

戴震在其阴、阳、入相配的古韵体系上 还提出“转”的概念 他叫“正转”“旁转”。他说：“正转之法有三：一为转而不出其类 脂转皆、之转哈，支转佳是也；一是相配互转，真文魂先转脂微灰齐，换转泰 哈海转登等、侯转东、厚转讲、模转歌是也，一为联贯递转 蒸登转东 之哈转尤 职德转屋 东冬转江 尤幽转萧 屋烛转觉 阳唐转庚，药转锡，真转先，侵转覃是也。以正转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转惑之。以正转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徒恃古人用韵为证”。<sup>④</sup>其中“相配互转”除了“模转歌”，<sup>⑤</sup>都是“阴阳对转”的例子。后来孔广森著《诗声类》又发展了戴震的“阴阳对转”学说，所不同的，戴氏还讲“联贯递转”，阴阳入都可以互转，而孔氏不承认有入声，只讲“阴阳对转”所以孔氏是考古派 不是审音派。

戴震以后，清代古音学中审音派是不是再也没有发展了呢？我们看事实。从古韵分部来看，主张入声韵独立，建立阴、阳、入三分的古韵体系的，在黄侃之前，尚有姚文田和刘逢禄。姚文田（1758—1827）著《古音谐》，和他的老师戴震一样，也分古韵为廿五部（其中舒声平上去十七部，入声九部）。即：舒声韵 1. 东 2. 侵 3. 登（蒸） 4. 之 5. 齐（脂） 6. 支 7. 真 8. 文 9. 寒 10. 青（耕） 11. 麻（歌） 12. 鱼 13. 侯 14. 兹（幽） 15. 爻（宵） 16. 庚（阳） 17. 炎（谈）；

入声韵 1. 戡（职） 2. 月 3. 易（锡） 4. 卩（质） 5. 昔（铎） 6. 屋 7. 窠（觉） 8. 乐（药） 9. 合（缉）。

姚氏是研究《说文》的 曾著有《说文声系》、《说文校议》等书，他的古韵部标目也采用谐声偏旁。如蒸部用“登” 脂部用“齐” 幽部用“兹”，宵部用“爻”等等。他的舒声十七部与其师兄段玉裁（1735—1815）的分部完全相同，只是段氏主张无去声，而姚氏认为

有去声。姚氏入声分部数与戴氏同，但内容不尽一致。姚氏的屋、窳(觉)二部戴氏合为一部(屋)戴氏的邑(緝)叶两部姚氏又合为一部(合)。分开是对的，不分是错误的。此外，姚氏虽主张入声韵独立，但又不赞成“阴阳相配”和“异平同人”之说。他说：“是书合《唐韵》之平上去三声，定为十七部，分为七类。惟入声各部，各自相通转。且有异平同人者，如 兹、爻二部，其入声皆为屋。亦有同平异入者如齐部之‘兑、岁’等字其入声为月部；‘世、内’等字，其入声又为合部。故不能与三声为例，今别厘为九部，总为一类”。<sup>22</sup>入声独立，并不等于与阴、阳两类韵没有联系。审音派的阴、阳、入三分正是建立在三类韵部的相互关系之上，并体现了古韵的系统性。姚文田这里将屋看作 兹(幽)爻(宵)两部的入声，又把齐(脂)视为有月、合两个入声韵部。这说明他不懂音理，不了解语音的系统性，看来姚文田还算不得真正的审音派。

刘逢禄(1776—1829)著《诗声衍》未完成。其《刘礼部集》收有《诗声衍》的‘序’、‘条例’、‘表’和‘四声通转略例’大体上可知其古韵分部的主张。他自称在顾、江、段、孔、庄(指庄述祖，刘氏的舅父)、张(惠言)以外，酌古沿今，另成一家，分古韵为廿六部。即：<sup>23</sup>

1. 冬(无上声；入声转侵入緝；古不同用。)
2. 东(无入声；转萧、愚人屋；古不同用。)
3. 蒸(无上声；入声转灰入职，古不同用。)
4. 侵(入声在緝，古不同用。江、孔、庄、张说同。)
5. 盐(入声在緝，古不同用。)
6. 阡(无入声。)
7. 靑(无入声。)
8. 真(无入声。段云：“入声在质”。古不同用。)

9. 文(无入声;转微入未,古不同用。)
10. 元(无入声,转微入未,古不同用。)
11. 支(入声在锡;古同用。)
12. 辍(支之入。)
13. 歌(无入声。)
14. 灰(入声在职;古同用。)
15. 眠(灰之入。)
16. 萧(入声在屋;古同用。)
17. 屋(萧、愚同入,古同用。)
18. 肴(入声在药;古同用。)
19. 药(肴之入。)
20. 鱼(入声在陌;古同用。)
21. 陌(鱼之入。)
22. 愚(入声与萧同在屋;古同用。)
23. 微(入声、去声在未,庄云:古不同用。)
24. 末(庄云:古独用。)
25. 质(王观察云:古独用。孔、庄并入未部,段合真部,皆误。)
26. 緝(侯、盐同人;江、孔皆云:古独用。)

刘氏的廿六部比戴震的廿五部,不是简单地多了一部,实际不同者有三:(1)刘依孔氏说析东、冬为二,戴不分;(2)刘用段氏说分真、文为二,萧(幽)肴(宵)为二,戴均未分;(3)并戴氏的霭(泰)遏(月)入末(物)部。从后代的观点来看,分是对的,而合并是不对的。但刘氏虽分出八部入声韵来,却都一一注明为某舒声之入,除緝部为侵、盐两部阳声之入外,其余七部都看作阴声韵的

入声理由是阴入“古同用”。可见其实质，仍与顾、段的主张相似，而与江、戴的阴阳二声同入相配的观点不同。他还赞同孔氏的“阴阳对转”。所以，刘逢源虽建立了一个阴阳入三分的古韵廿六部体系，实际上属考古派，而不是审音派。

戴震之后，清代古音学家中真正能很好地继承审音派的传统，并有重大的发展的是江有诰（？—1851），同时他也是考古派的优秀继承者。本来，自顾炎武开始，考古派一般都忽略了审音，而审音派自江永起则没有不重视考古的。江有诰就是将审音和考古结合得最好的。段玉裁就非常欣赏他，在为《江氏音学》作的序中说：“余谛观其书，精深邃密。盖余与顾氏、孔氏皆一于考古，江氏、戴氏则兼以审音，而晋三于二者尤深造自得。……于前人之说，皆择善而从，无所偏徇”。<sup>④</sup>江有诰晋三的《音学十书》刊行七种，另附《等韵丛说》一种，分古韵为廿一部。即：

1. 之（人声职）
2. 幽（人声觉）
3. 宵（人声药）
4. 侯（人声屋）
5. 鱼（人声铎）
6. 歌（无入声）
7. 支（人声锡）
8. 脂（人声质）
9. 祭（入声月，无平、上）
10. 元（无入声）
11. 文（无入声）
12. 真（无入声）
13. 耕（无入声）
14. 阳（无入声）
15. 东（无入声）
16. 中（无上、入）
17. 蒸（无入声）
18. 侵（无入声）
19. 谈（无入声）
20. 葉（无平上去）
21. 緝（无平上去）

从分部上看，十部入声除叶、緝二部都附于阴声韵，江有诰似属考古派。但他精于等韵，善识音理，通晓今音，是个非常杰出的审音派。他的分部，看来多是吸取前人的成果，但都是经过独立的钻研和探求，又与段玉裁，王念孙反复讨论而得到的结果。特别是对入声韵的分析很有创造性，把前人没有搞清楚或弄错了的问题

基本上解决了。他的《人声表》以等韵图表的形式将入声韵与其相应的阴声韵部配合的十分严整，等呼对应了如指掌，不仅解决了段玉裁古韵分部的入声分配上的问题，也纠正了江永的《四声切韵表》中的对应错误。<sup>②</sup>对此，作为老前辈的段玉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江有诰“又精于呼等字母之学，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今韵分为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前人论入声，说最多歧，未有能折衷至当者。晋三则专据《说文》之偏旁谐声及周秦人平入同用之章为据作《人声表》一卷，尤为精密，不惟陆氏分配之误辨明，即江戴‘异平同入’之说亦可不必，其真知确见有如此者”。<sup>③</sup>这也说明，江有诰之所以在古音研究上能超越前辈，就是由于他不仅精于考古，而尤长于审音。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江有诰排除在审音派之外。

江有诰以后，继承清代审音派的大家当首推黄侃先生（1886—1935）他生前发表的论著不多，但影响很大。他精通今音学，能从今声今韵中考求古声，古韵。他的老师章炳麟（1869—1936）是考古派，分古韵为廿三部（晚年改为廿二部）。<sup>④</sup>黄侃在章氏二十三部的基础上，将入声韵独立成部，得古韵廿八部。即（以《广韵》中一、四等‘古本韵’为标目）<sup>⑤</sup>：

阴声：灰（脂）歌戈（歌）齐（脂）模（鱼）侯、萧（幽、觉）豪（宵）咍（之）

入声：屑（质）没（物）曷末（月）锡、铎、屋、沃（药）德（职）合（缉）帖（叶）

阳声：先（真）痕魂（文）寒桓（元）青（耕）唐（阳）东、冬、登（蒸）覃（侵）添（盍）

黄氏自称“皆本昔人，未曾以臆见加入”。还在每部下注明谁家所立。不仅有顾、江（永）戴、段、王（念孙）江（有诰）甚至还有

郑庠的功劳。<sup>④</sup>这一点未免过于谦逊，而且与事实也不完全相符。因为郑庠时代尚未具备科学的古音研究的观点方法，他的古音六部不能反映古韵的真实面貌。黄氏的廿八部，实际上是在王念孙的廿一部基础上，<sup>⑤</sup> 参以孔广森的东、冬分部，同时接受其师章炳麟分出的队部（黄氏改称没部 即王力的物部）又继承江永、戴震的传统和江有诰的成果，将入声韵独立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古韵体系。可惜他的入声分部仍不彻底，觉部还归在萧部之中。后来黄侃的师弟钱玄同（1887—1937）做《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1934）改正了黄氏这个欠缺 他说：“黄氏‘萧’部入声 指觉部 尚应分出，独立为一部。关于此点 其弟子黄永镇作《古韵学源流》 既修正之矣（分萧部之入声为肃部）”<sup>⑥</sup> 但钱氏又认为“黄氏豪部，实无入声。此为段氏所考明者，黄氏则分出入声沃部”。为了维持黄氏廿八部的体系 又“合豪部沃部为一，今称宵部”。<sup>⑦</sup> 段玉裁是考古派，不必遵从。其后，王力先生做《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从脂部中分出微部来，<sup>⑧</sup> 又著《汉语史稿》（上册）（1957）<sup>⑨</sup> 和《古代汉语》（第二册）（1963）<sup>⑩</sup> 分古韵为十一类廿九部或三十部（冬部从侵部中析出来 故多一部）其中阴声韵九部 入声韵十一部 阳声韵十部 即：

之	幽	宵	侯	鱼	支	歌	脂	微	
职	觉	药	屋	铎	锡	月	质	物	缉 盍
蒸	冬		东	阳	耕	元	真	文	侵 谈

这可以说是清代传统古音学中审音派发展到现代的全面继承和总结。至于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后并运用到汉语的古音构拟上，那又开辟了一个汉语古音研究的新天地。

注释：

载《语言与文学》，51—77页，1937年。又《王力文集》17卷，9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② 《清代古音学》，中华书局，134页，1992年。又《王力文集》12卷，468—46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③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17页，210页，1985年。

④ 《中国语文》1993年第6期，445页。

《古韵标准》“例言”。

⑥ 《音学辨微》七“辨开口、合口。”

⑦ 同上，八“辨等列”。

⑧ 《古韵标准》平声第四部“总结”。

⑨ 同上，平声第十二部“总结”。

⑩⑪ 同上，“例言”。

⑫ 同上，平声第六部“总结”。

⑬ 章炳麟《重刊古韵标准·序》收入《文录》卷二。

⑭ 摘引自毛先舒（1620—1688）括略并注，柴绍炳原著《古韵通略》。

⑮ 《声考》卷二。

⑯⑰⑱⑲ 《答段若膺论韵》。附于《声类表》卷首。又《戴东原集》卷四。

⑳㉑ 唯将阿（歌）部视为阳声韵，有点不伦不类。何九盈在其《中国古代语言学史》（214页）曾为戴氏辩解。把戴氏将阿（歌）部说作阳声韵的原因解释为“体现声音之元者”的思想。但戴震明明又将“模转歌”和“厚转讲”“侯转东”“哈海转登等”等同样看作“相配互转（实即“阴阳对转”）的例证，故何的解说实难成立。参看下文。

㉒ 《古音谱》卷首。

㉓ 据《刘礼部集》“诗声衍表”。

㉔㉕ 《江氏音学序》载《江氏音学十书》卷首。

㉖ 江有诰做《入声表》时尚未见到戴震的《声类表》。

㉗ 章炳麟《二十三部音准》、《小学略说》等收入《国故论衡》上。

㉘㉙ 据《音略》“古韵表”，引者加括号注出通行的韵部名称。

王念孙著《古韵谱》分古韵为廿一部，是考古派，但他分出一个有去、人声的至部，即黄氏的屑（质）部来。

㉚㉛ 引自曹述敬《钱玄同音学论著选辑》7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⑳ 参看《王力文集》第 17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年。

㉑ 同上第 9 卷，1988 年。

㉒ 《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 年。

（载《语言研究》1994 年增刊）

## 江永和他的音韵学

### —

江永，字慎修，安徽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人。曾祖父江国鼎、祖父江人英，均未仕。父亲名期，是个诸生。江永生于康熙辛酉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公元 1681 年 8 月 30 日）出生时家境比较清寒，六岁就外傅读书，也想将来参加科举求取功名。他学习非常用功，也很聪慧，每日能背诵数千字。一日偶读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见书中征引《周礼》的话，很感兴趣，便借来一部《周礼》，抄录下来朝夕讽诵，学业日进。随即又进一步研读了十三经注疏，举凡古今制度、天文、舆地、历法、算术、吕律、音韵，无不探赜索隐，兴趣十分广泛。

康熙四十年江永二十岁时考取县学生（秀才），二十一岁起开始在家中设馆教书，以补生活的不足。十年后，江永三十岁时成为廪膳生，从此一边教学，一边开始著书立说。他认为朱熹晚年治礼学，未能完成《仪礼经传通释》，而由他人继续编撰，但仍有许多阙漏，因此广摭博讨，数易其稿，于四十岁时，写定一部八十八卷的《礼经纲目》。

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江永五十四岁时，曾援用《春秋传》“丰年补败”之义，和乡人共同建立“义仓”，以赈灾济困，穷苦百姓得以度过饥荒之年，为乡人做了一件大好事。乾隆五年（公元 1740 年）江永五十九岁时，应同郡人程恂编修的延聘，曾游北京。

当时新建的三礼馆总裁是礼部侍郎、古文大家方苞。他被引荐去见方苞。方氏举出《仪礼》中“士冠礼”、“士昏礼”一些疑难之处询问江永，他从容对答，非常周详，令自自治经不凡的方苞也为之折服。此外，对“三礼”有深入研究的吴绂编修也曾与江永讨论过“周礼”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经过江永的解释剖明，也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江永好学深思，勤于笔耕。在这时他把研究天文历法的心得，写成《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历学补论》等七种著作。他确认岁实是历中的枢纽，日的运转平行于黄道时，这就是“恒气”。虽然定气的时刻与多少都有所不同，但恒气恒岁始终没有增损，从而纠正了清初著名天文数学家梅文鼎论述回归年有长短变化的错误。他还提出了“五星皆以日为心，如磁石之引针”即太阳引力说的科学见解。江永实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

江永潜心于学术，又不屑于巴结权势，在科场上一直失意，从未中过举。到乾隆七年（公元 1742 年）六十一岁时他才成为岁贡生。这一年他完成了《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名重于时。江西学政金德瑛延聘他为诸生校阅文字。乾隆十年前，程恂、吴绂等挚友相继去世，江永家居寂然。正值朝廷推崇奖掖朴学，命大臣推举精通经术的儒士。当时婺源县知县陈某有子在京城做大官，想把江永的著作呈献给皇帝，以推荐他进京为官。六十四、五岁的江永以年老辞谢。他在写给戴震的信中说：“驰逐名场，非素心也”。他专心学术研究，此后又写出许多种著作。愈到晚年，他的学问愈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音韵学方面的三部著作都是在七十七、八岁时完成的。这时候他还写了《四书典林》和《推步法解》。在晚年他尤嗜《易》学，撰写了《河洛精蕴》。又将数十年的读书心得笔记编辑成《读书随笔》十二卷。八十高龄时又撰成《周礼疑义举要》等传